



▲如今的廣州白鵝潭。

資料圖片

往昔，居住在岸邊的水上人家，千多年來被貶稱為「蟹民」，又或書成「蟹民」。清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的〈蟹家艇〉記載：「諸蟹以艇為家，是曰蟹家。」又清張渠撰《粵東聞見錄》的〈蟹人〉條，附註：「蟹本作蟹」，並謂：「蟹人，以舟為室，以罟作田，由來已久。」而《太平環宇記》則說，「（他們）生在江海，居於舟船，隨潮往來，捕魚為業。」

關於蟹民的起源，以及何以有蟹民之稱，歷來有不少學者進行過考證，結果論說紛紜，竟得出三十多種傳說或學說，其中包括兩大學者羅香林和陳序經。羅教授分別發表了〈艇家〉（刊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《民俗周刊》第七十六期）和〈唐代艇族考〉（一九三四年中山大學出版的《文史學研究所月刊》第三卷一期）；而陳序經教授則撰有〈蟹民的起源〉，載於《廣東文徵續編》，但似乎論說還沒有完結。

總的來說，「蟹民」的先民應是被迫逃，遠走至海角天涯為生。清范瑞昂撰《粵中見聞》有載：「秦時屠睢將五軍臨粵，肆行殘暴，粵人不服，多逃入叢薄，與魚鱉同處。蟹，即叢薄中之逸民也。世世以舟為居，無土著，不事耕織，惟捕魚及裝載為業。齊民目為蟹家。」但上文仍然未能解釋何以有「蟹民」之稱。

「蟹民」之稱尚未清楚，但他們諳熟水性

是一致公認的。「蟹民」傍水為生，逐水漂流，除捕魚外，更成為採珠能手。

新界大埔頭的大埔海，曾產蚌珠。陳伯陶太史纂《東莞縣志》卷八〈山川略〉謂：「媚珠池，在南大浦海，舊傳南漢時於此採珠，其下多珠，故名。」而羅香林教授更進一步解釋：「大浦海一帶，自中唐至明初，均屬東莞縣範圍。即所謂居於東莞縣之媚川都，實即是今日之大浦海也。」

清阮元等編修《廣東通志》，引宋蔡絛《鐵圍山叢談》：「凡採珠必蟹人。」又宋代周去非著《嶺外代答》卷七〈珠池條〉亦謂：「蟹人沒而得蚌，剖而得珠。」

後因珍珠有價，致沿海過於偏重採珠，造成社會不安，而且溺死者甚眾，便開始罷採。明憲宗時，更對私自採珠者，發配充軍。故後來，蟹民轉而兼營渡客、運輸、販鹽等。

「蟹民」世代襲居水上，以舟楫為家，以捕魚撈蚌為生。千百年來，他們備受欺凌歧視，既不許隨便登岸，也不讓受教育，參加科舉，更不能和岸上人家通婚，如同賤民。其慘況被形容為「海濱貧民，此為最苦。」就連封建君主雍正帝，也下旨憐憫一番：「憫廣東蟹戶，不敢與齊民抗，應聽其居陸力田，以昭一視同仁之意。」

但口說憐憫，卻沒有貫徹施行仁政，「蟹民」仍然過着浮家泛宅的生活。據梁啟

超推算，清末仍有艇戶蟹民四十萬。這種「世世水為業，年年艇作家；浮沉波浪裏，度日海天涯」的生活，要到哪年、哪月才可掙脫、才不受歧視？踏踏實實地在陸上居住下來？

可幸新中國成立不久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，廣州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通過《取消「蟹家」名稱，改為水上人民》的決議，為「蟹民」解開千年枷鎖，恩澤萬家艇戶，如卿雲之覆。但僅去蔑稱，似仍有不足。

一九五四年，周恩來總理出國訪問歸來，途經廣州，專門乘船視察黃沙、白鵝潭等沿江一帶，了解水上居民的生活情況，即作出指示，要為水上居民興建住宅，建設水上居民新村。廣州市人民政府馬上展

開闢地建屋工作，一九六〇年夏，已有五千多戶、二萬多人遷入新居。一九六五年，濱江新村落成，總面積六萬五千平方米，建房四十五幢（三至六層高），安置了一千九百多戶，成為其中一個最大的水上居民新村。到了二〇〇〇年，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上居民住進新村，百分之六十的船隻改裝為機動船。除捕魚外，他們還從事運輸等的副業，生活習慣已和陸上居民一樣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，廣東省人民政府即為「蟹民」洗脫千年屈辱，更迅速建新村，安置到陸上的居所，不再艇作家，浮沉波浪裏，生活上脫貧解困，子弟們則不分男女，皆可入學讀書，迎來美麗人生。如此功業，豈有流傳，謹略述如上。

廣東蟹民遷岸居考證



文化什錦
黃天

唱片裏的中國

近日，「唱片裏的中國——首都圖書館藏黑膠珍品展」在北京首都圖書館開展。該展覽是首次展出首圖館藏約三萬張黑膠唱片中的珍品，意在用聲音回顧歷史、展望未來。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

輸在起點並不輸人生

最近有個後輩因為工作上的煩惱找我傾訴，單位輪崗的安排完全不合他心意，這讓他覺得彷彿整個世界都看不到光了。儘管在我看來，這並沒什麼大不了，他卻覺得在一個沒多大意義的崗位上浪費時間，哪怕只是幾個月也會影響他職場價值的提升，彷彿在職業發展的賽道上還沒有開跑就已經輸在了起點。

我一邊感嘆現在的小朋友真是進取又醒目，懂得計劃籌謀自己的職業發展；一邊又不禁在想：人的一生之中，那麼多不同的階段和目標，到底何處謂之起點？在出生之時那一點，還是之後的許多處都可以被看作起點？人生的馬拉松要跑那麼長的路，在當中幾處落後了一點，難道整個人生就輸了嗎？

回想起自己剛剛走出校園邁入社會的那一年，我也同樣面臨着輪崗的安排。毫無預期的我被派去了深圳，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。但我也並沒有太多可以抱怨的籌碼。同一批上崗的同事，有的被派去剛剛開設網點的二線城市，天天起早貪黑負責開門關門；有的被當作「救火隊員」，沒有指定的城市，哪裏有需要就要奔赴哪裏。跟他們相比，我當初好像是領跑在起點，不但被分去了資源優質且發展機遇較多的一線城市，還有幸參與了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項目。

光陰流轉。當初那個負責開門關門的同事，多年來都堅



如是我見
楊不秋

守在運營崗位勤懇耕耘，現在已經在一間國際大行帶領近百人的團隊。那個「救火隊員」雖然在職場沒有太大的發展，不過她潛心鑽研股票投資，不僅自己做得風生水起，而且開堂授課傳業，現在已經在京郊的別墅洋房過起半退休的生活。

而我本人，當年的那個所謂的領跑員，既沒有在本業持之以恆、取得一路高飛的成績，也遠遠未達退隱江湖的高度。生活的不可預知，真是令人費解又值得玩味。

對每個人而言都異常寶貴的機會，並不只在於出生的那時那刻，而是可能在人生的每時每刻。我們也許有意無意間失去一些機會；同樣的，一些機會，也都隨時可能來敲門。所以，「輸在起點」好像是個偽命題。既然起點本就不確定，那究竟要如何論輸贏？

曾經當選香港小姐的張瑪莉女士是位傳奇人物。出生不久她就被家人拋棄繼而流浪街頭，直到後來被保良局收留。我還記得多年之前在電視上看過她的一段專訪，講她在保良局長大的經歷以及之後種種的人生感悟。她說，對她影響最大的是當時保良局的一位老師對她說的：「不忘過去，奮鬥當下，創造未來。」

無論人生際遇多麼不如意，勇往直前的積極態度，未必保證我們一定會贏，但是一定會讓我們看到轉機。而只要有轉機，就代表着新的起點。



繽紛華夏
霍無非

單人照、雙人照、集體照；橫着拍、豎着拍、全景拍……

多次到廣州東山一帶辦事，發現這裏聚集着特別濃厚的人氣：八方人潮慕名而來，徜徉漫步於綠蔭蔽翳的街頭巷尾，紅色遺跡，或參觀，或賞景，或購物，流連忘返，拍照者眾。東山本無山，原是老廣州城東門外一片綿延起伏的丘陵，豐饒的田疇河網。但在一百年前，有思鄉情懷的華僑在這荒崗偏壤建房安營，修築馬路，投資實業，東山這塊土地由此身價倍增，變得顯貴，舊日的達官貴人，才俊後生混跡其中，「西關小姐，東山少爺」這句市井俚語，指的是老廣州地緣催生的物類範兒。

春園為一位黎姓旅美華僑一九二二年建造。一九二三年四月，一行使日後華夏大地產生翻天覆地巨變的人，從上海來到東山新河浦路，部分人入住這條路二十四號小洋樓春園。租住者風華正茂，為人和氣，頗具知識界人士的儒雅，與周圍環境非常協調。他們行事謹飭，不張揚顯擺，其真實身份如雷貫耳，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和早期領導人李大釗、陳獨秀、毛澤東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瞿秋白、鄧中夏、張太雷，以及留着八字鬍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，在這「紅色司令部」裏，研究黨的大政方針，策劃召開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起草有關文件和決議草案，推進中國革命的進程。

春園緊挨恤孤院路，步行兩三分鐘就到，兩條馬路呈丁字型交匯，朝不同方向延伸。在恤孤院路臨街拐角處，有一處空曠的小廣場，四周花團錦簇，一塊赭紅的石牆明示：此處為黨的「三大」會場遺址。一九三八年，萬惡的日寇飛機轟炸，「三大」會場毀於火海瓦礫，保留下來的僅殘存的牆基地磚。仔細觀覽「三大」會場的老照片，它貌不起眼，兩層磚木民房，人字頂，細瓦片，直角形，房內設兩

春園側畔樓色紅

層，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，中共廣東區委租下該場地，約四十位代表在閣樓出席了以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，開展「國共合作」為主要議題的「三大」。暑夏開會也辛苦，沒有空調電扇，會場悶熱不通風，代表們大多就地食宿，堅持到會終。

圍繞「三大」會址，一座橙紅色的方形建築拔地而起，那就是改擴建後的「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」。每逢開放日，前來參觀學習的黨團組織和個人絡繹不絕，黨旗飄飄，誓詞振振，群情激昂，拍照留影。我驚訝，周圍的建築，幾乎是與紀念館外牆色彩相同的紅磚小樓，掩映在繁茂鬱鬱的樹叢，遠遠望去，像是當空綻放的廣州市花紅木棉，抑或是萬綠叢中盛開的筋杜鵑，血染似焰，英氣浩存。

紅磚小樓，不僅具有政治屬性，而且蘊含着建築美學和商業功能等價值元素，故而親切可敬，很受青睞。它們的樓齡在百年上下，中西合璧，精緻典雅，設計新穎。每一幢紅磚樓都有院落，花木蔥蘢，修剪成形，把有限的面積裝扮得美輪美奐。入夏，白蘭樹花開滿枝，淡淡的幽香飄去很遠。枇杷樹結下渾圓的枇杷，黃澄澄掛在牆頭。長扇似的旅人蕉密密挺拔，風來搖曳雨落聽珠。而常年花期的筋杜鵑，攀上搭架還不算，花枝竟探出柵欄，彩棚花廊遮蔽日曬……

外牆也似庭院花艷草奇，有浮雕、磚刻，還有的把嵌在牆中的彩瓷鏤空，裏外通透，古典端莊，工整對稱。春園倒顯得莊重大氣，沒有雜花雜草，樓下的小飯廳，現在改作放映廳，播放有關黨史的影視片。一樓臨街朝南的臥室，蔡和森、向警予夫婦曾居住，北屋則住過毛澤東；二樓有小會議廳，南屋和北室分別住過陳獨秀、李大釗；三樓是會客廳，馬林、張太雷各居南北屋。所有的房間兼辦公、睡臥功能，由一條狹窄的木樓梯上下連通。室內物品原位擺放，當年晝夜燈火通明的氛圍彷彿還在。

「園字號」的紅磚小樓還有馨園、遠園、竺園、簡園、明園、朋園等僑園，有

的居家，有的租為商用。以馨園的人氣最旺，這是家茶室，兼做餐飲餅點，庭院可擺數張餐桌，亭台魚池，秀竹花藤，拱牆碧瓦環繞，典型的南派園林風格。在此品茗閒談，舉箸嘗鮮，享受着適意的慢生活。遊客服務中心旁的遠園，如今已闢為小型藝術館，舉辦各種畫展和藝術活動，給人以精神陶冶。一系列時裝品牌，糖心蛋等私家小吃的招牌貼於門上，實在而不華，物美不懼巷子深。

緊鄰竺園的一所院子裏，我遇到一位正在清理雜物的老者，老人姓文，在此已住了半輩子，他告訴我，這些樓房都是原建的，只裝修，沒有拆。託春園和「三大」會址的福，我們的住宅得到很好的保護，像東山這樣的老建築，全廣州都屈指可數呀。在眾多來來往往的遊人中，一對年輕情侶拍興正濃，我插個空問他們，很喜歡這裏的景色？回答說，是呀，到這裏來，身臨其境學習黨史，接受紅色傳統教育，再拍些觀花觀樓，值。

由此想起「東山文化」這個詞語，參觀拍照紅色遺跡，當列其中之一。



▲春園外景。

作者供圖

一枝秋風叩柴門

秋風裏有古韻，今年的秋風不知從哪個朝代吹來。秋風過處，秋葉或紅或黃，秋水明媚如昨，風中的木門，吱吱呀呀地唱着，不知道是哪個朝代的夢囈或腔調。

柴門一響，似乎可以看成是秋聲賦。簡易的木籬笆上，柴門拖地的木吞吞的聲音；戶樞輪轉，摩擦出來的唧唧復唧唧；風太大了，門咣噹一下開了，風去，門又關上，呱呱。

風過木門，就是這樣悅耳。秋風中，有自然的氣息，那些柴門，被歲月侵蝕得滿是褶皺，甚至是咧開了嘴，磨出了包漿，磨破了部件，一樣有味道。人們多形容女子有風韻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用來形容柴門，一扇柴門的風韻，被一陣秋風成全。

柴門上的春聯，被漿糊貼了一層又一層，已經分不清年份。大紅的紙張，在風刀霜劍的消磨下，已經淡成一張慘白，字倒是很堅挺，愈加的黑，醒目而立體。

倚着門的女子，是含羞走，只把青梅嗅的少女；是寒窩內把門倚歪，望眼欲穿的王寶釧；是拄着拐杖，盼兒歸來的慈母；是良人遠征，站成一尊雕塑的痴人。

一枝秋風，在門邊。這樹枝是桂花自然大好，為有暗香來；是棗樹也美妙，門開門合，還可以撿到幾枚蜜棗；是柿樹貌似也不錯，熟透了的柿子在柴門上皴擦出一道道橘紅，那便是最好的國畫。

那樣旁逸斜出的一枝，是什麼木材呢？它為什麼要以秋風為媒，撩撥木門？樹枝和木門是不是原本是一種木材，甚至是兩棵有淵源的樹？枝條脈脈含情，秋風吹得人心癢，木門該喊枝條一句娘親、娘子還是兒養？

秋風起，游子歸，柴門輕叩，那個最先跑出來開門的人，那個跑不動卻蹣跚、踉蹌着挪步的人，一定是牽掛他最深的人。



自由談
李丹崖

秋天裏的氣息，最宜搬了張椅子，坐在院門內外，閱讀、晾曬、發呆。老者含飴弄孫，少年不惜每一寸流年，如此，才不失為靜享秋光。

秋天總會把自己的氣息飄散得滿世界都是。

秋雨瀟瀟、秋水澄澈、秋風融融。秋風在枝上，秋風在葉上，秋風在水中，秋風亦在柴門上。

秋風在枝上，是陸游的詩：「秋風樹瘦勁」；秋風在葉上，是納蘭性德的詞：「蕭蕭黃葉閉疏窗」；秋風在水上，是曹操的樂府詩：「秋風蕭瑟，洪波湧起」；秋風在柴門，是陳孚的元曲：「西風鶴髮，猶想倚柴門」。